

點，並益以其他資料，藉便省覽。

佛典的翻譯，最初由西域僧人和一二信士，私自對譯，後漸形成譯場的組織。以私人和私團體組織的譯場，如：東晉廬山的般若臺，陳代富春陸元哲宅，陳隋開廣州的制旨寺等。以國家力量設立的譯場，如：姚秦時長安的道遙園，北涼時姑臧的閑豫宮，東晉時建業的道場寺，劉宋時建業的祇洹寺，元魏時洛陽的永寧寺，隋時長安的大興善寺，唐時長安的弘福寺，慈恩寺，宋時汴京的太平興國寺等。

譯場的分功組織，很是複雜，大約有七種：一、譯主，二、筆受，三、度語，四、證梵，五、潤文，六、證義，七、總勘。每譯一書，經過如此繁複的程序，可謂謹嚴鄭重之至。

佛典最初翻譯，並無原本，僅憑譯人諷誦。晉道安疑經錄云：「外國僧法皆跪而口受，同時所受，若十、二十，轉以授後學。」高僧傳卷二載：「阿毗曇毗婆沙由僧伽跋澄口誦經本，曇摩難提筆受為梵文；佛圖羅利宣譯，秦沙門敏智筆受為晉本。」又劉師培為曼殊作梵文典序云：「蓋由漢魏兩晉之間，經高僧多出三十六國。彼取天竺之籍，譯以西域之文；復據西域之文，譯以中邦之字。語經重譯，輾轉相傳。」可見當時翻譯，口授筆受，異常繁雜。而所謂所譯是否完全，是否準確，都是問題。自高僧西行求法，尋源溯流，直究梵夾，不假闡誦，譯事遂逐漸進步，至唐代而登峰造極。

初期譯法，多屬直譯，由外僧主持；依文轉寫，力求樸實；後漢安世高、支婁迦讖是其代表，但高略帶意譯，其文較華。故梁高僧傳云：「高所出經，辯而不華，質而不野。讀者憂忘志倦。」後進為意譯，除顯義外，每重辭趣，外僧華賢，共同致力。三國兩晉間之支謙、竺法護為其先鋒；姚秦時之鳩摩羅什、覺賢、梁陳時之真諦，為其重鎮。梁傳稱支謙云：「謙辭旨文雅，曲得聖義。」又引道安言：「護公所出，綱領必正，雖不辯妙婉顯，而宏達欣暢。」羅什華梵兩通

，故譯筆能陶練裁略，僧肇維摩詰經序讚歎其師云：「道俗虔虔，一言三復，陶冶精求，務存聖意；文約而旨，旨婉而彰。」翻譯的能事，於此數語，可以概見。但意譯積弊，文勝於質。如唐房融為天竺沙門般若刺密帝筆受之楞嚴經，鴻藻典麗，最爲人所喜讀；而因其過於裝飾，遂難免如道安所謂「葡萄酒之被水者」。所以贊寧高僧傳中說道：「房融潤文於楞嚴，宜當此謂」。邇後我國碩學俊彥，由天竺歸來，自主壇坫，意譯直譯，調和融貫；操觚振鐸，了無窒礙。唐代之玄奘三藏，義淨三藏，可稱為譯道之聖者。唐道宣高僧傳之傳奘公說：「自前代以來，所譯經教，初從梵語倒寫本文，次乃廻之，順同此俗。然後筆人觀理文句，中間增損，多墜全言。今所翻譯，都由奘旨，意思獨斷，出語成章；詞人隨寫，即可披讀。」

翻譯的文體之討論，任公謂自兩晉間之道安三藏始。道安不諳梵文，而對於舊譯諸經，多所疏注整理，力主質樸，不尚巧麗。安製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（出三藏記集卷八）有五失本，三不易之說，爲譯者所宗。其言曰：「譯胡爲秦，有五失本也。一者，胡語盡倒，而使從秦，一失本也；二者，胡語尙質，秦人好文，傳可衆心，非文不合，斯二失本也；三者，胡經委悉，至於嘆詠，丁寧反覆，或三或四，不嫌其煩，而今截斥，三失本也；四者，胡有義記，正似亂辭；譯說向語，文無以異，或千五百，刈而不存，四失本也；五者，事已全成，將更傍及，反騰前辭已，乃後說而悉除，此五失本也。然般若經三達之心。覆面所演，聖心因時，時俗有易，而刪雅古以適今時，一不易也；愚智天隔，聖人巨階，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，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，二不易也；阿難出經，去佛未遠，尊大迦葉令，五百六通，迭察迭書；今離千年，而以近意量截，彼阿羅漢乃競競若此，此生死人而平之若此，豈將不知法者勇乎？斯三不易也。涉妓五失，經三不易，譯胡爲秦，詎可不慎乎？」（見臺靜農

：佛典翻譯文學章所引）

隋代彥瑒三藏，於翻譯主張：「寧質樸而近理，不用巧而背源」。其八備十要之說，甚爲嚴正。宋法雲翻譯名義集卷三曰：「彥瑒法師云：夫須翻譯有八備十條：一、誠心愛法，志在益人，不憚久時；二、將踐聖場，先牢戒足，不染譏惡；三、文詮三藏，義貫五乘，不苦滯滯；四、傍涉墳典，工綴典詞，不過魯拙；五、襟抱平恕，器量虛融，不好專執；六、耽於道術，淡於名利，不欲高銜；七、要識梵言，方閉正譯，不墜彼學；八、傳閱蒼雅，蠲語篆隸，不昧此文。十條者：一、句韻，二、問答，三、名義，四、經論，五、歌誦，六、咒功，七、品題，八、專業，九、字部，十、字聲。」

玄奘三藏立五種不翻之規：「一、秘密故，如陀羅尼；二、含多義故，如薄伽梵；三、此無故，如閻浮提；四、順古故，如阿耨菩提；五、生善故，如般若。」（周敦義翻譯名義集引）

道安、彥瑒、玄奘諸師對於翻譯的文體，立定如此嚴格的規程，對於翻譯者之才識品德，亦提出切實的條件，其態度之忠實矜慎，襟懷之虛融高曠，令人欽敬無量。當今譯事容易，而類多掉以輕心，或支離乖隔，或滯滯魯拙，或專執高銜，鮮有信雅，達三端兼備者。倘細細參酌諸師之說，銘之座右，將一則以省，一則以興；譯學前途，定有莫大的裨助。（待續）

赴碧山巖講經早課初罷

李炳南

鐘磬敲殘月未沉
叢篁高樹一庭陰
露華香膩丹墀冷
燈火光微古殿深
牆外山屏凝翠靄
雲中澗水瀉清音
來遊不獨耽邱壑
夙與袈裟結美心